

冬末藝遊維也納—最終回：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王乃立



圖一：Albertina Museum。

維也納市中心 Augustinerstraße 與 Hanuschgasse 交界處上的廣場，矗立著一棟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和巴洛克式霍夫堡皇宮相襯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但此處多了一頂現代風格的長條銀灰金屬片狀棚子，建築通道口裝上發光的手扶梯，彷彿在邀請路過的民眾搭至二樓探索這座建築內的寶藏(圖一)。第一天盲遊維也納市區時，我就被這新舊融合的建築設計給吸引，牆面上以莫內睡蓮常設展和孟克畫作為主視覺的特展海報讓我對此處更感好奇了！原來，這就是電影《愛在黎明破曉時》(Before Sunrise)中，Celine 與 Jesse 在日光升起之際，兩人即將離別前的對話場景。

Albertina Museum 的最前身為防禦堡壘，18 世紀中期則被整修、擴建為皇室宮殿，而

後則成為了公爵 Albert of Saxe-Teschen(1738–1822)的住所，如今，博物館保留了當時居住的空間陳列，然而多處則是於戰爭後再次整修的模樣，而非昔日最真實的裝飾擺設。博物館中的收藏任務於 1776 年由 Albert of Saxe-Teschen 公爵所建立，收藏超過一百萬件素描與版畫，一戰結束後，阿爾伯特公爵與其繼承人的收藏品都成為了奧地利共和國的財產。如今最顯著的地標則為二樓觀景台上的阿爾布雷希特(Archduke Albrecht)紀念雕像以及建築師 Hans Hollein 於二十世紀所設計的 Soravia Wing 懸臂屋頂。

Albertina 的開放參觀空間分為畫作收藏以及二十間修復後的哈布斯堡王朝居住空間—國事廳(State Room)。除了版畫與素描展出

外，Albertina 也定期舉辦了多場現當代藝術或古典藝術作品展覽，並以跨世代比較方式變化主題內容。常設畫展則為 Batliner 之收藏，從大家耳熟能詳的莫內、竇加、高更，到德國用色大膽鮮豔的表現主義畫派：橋派 (Brücke) 與藍騎士 (Der Blaue Reiter)，以及奧地利畫家柯克西卡 (Kokoschka, 1886–1980) 與利恩茨 (Egger-Lienz, 1868–1926)，藝術史上舉足輕重的藝術家畫作都能在 Albertina 欣賞到。

直到參觀路線的尾聲，我才來到 Albertina 的鎮店之寶收藏地—手稿畫作展間。繪稿本原作為畫家的練習草圖，在創作大型畫作前，會先於他處反覆練習畫法，模擬人體各種姿態、臨摹局部細節或是仿作大師的圖像，因此大部分的手稿都能見到較雜亂無章的整體構圖、重複的單一物件練習、並且未有過多修飾的線條，手繪稿更被視為藝術史研究中很重要的圖像證據之一。然而手繪稿在某些條件下也能成為獨立畫作。喬治·瓦薩里 (Giorgio Vasari, 1511–74) 在撰寫《藝苑名人傳》 (Lives



圖三：Albrecht Dürer, Young Hare, 1502, watercolor and body color, 25.1 cm × 22.6 cm, Albertina, Vienna。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 (1550) 時，將多件手稿編輯成另一集冊《Libro de' Disegni》 (Book of Drawings)，此集冊涵蓋了 526 張義大利畫家的手繪圖樣。除了圖畫紙的收集外，瓦薩里還將不同的圖樣重新排列，並為其設計畫框，此做法展現手繪稿的地位提升，是手繪稿作為完整畫作之案例。Albertina 展出的手繪畫作中，雖沒有組合與加上手繪框的作品，但幾乎每件畫作都能見藝術家的親筆簽名，亦或是加以處理過後的裱匡，以上兩種方式的呈現，都讓手繪畫作從草稿圖的角色躍升為完成品。

身為哈布斯堡王朝的住處，Albertina 中的格局少不了西班牙相關的蛛絲馬跡。Small Spanish Apartment 與 Large Spanish Apartment 中便是整

圖二：Large Spanish Apartment。





圖四：Albrecht Dürer, Wing of a Blue Roller, 1512, watercolor and body color on vellum. 19.6 x 20 cm, Albertina, Vienna. ◦

座博物館中最具價值卻也最不起眼的空間(圖二)，這裡展示了多張席勒、魯本斯、米開朗基羅的手繪作品，還有最珍貴的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兩幅水彩畫作。擺放在靠牆矮桌的 45 度角紅色展板上，三件 A5 大小的作品裱在咖啡色畫框中，各據一個牆角。《野兔》(Young Hare)(1502)可見根根分明的蓬鬆兔絨毛以及活靈活現的眼睛，嘴邊的岔出的鬍鬚彷彿正在偵測周遭的環境，微微的顫動著(圖三)。另一邊的《翠鳥翅膀》(Wing of a Blue Roller)(1512)則是鳥類展開的右翼。杜勒所描繪的翠鳥，實為藍胸佛法僧，主要分布於歐洲至中亞。翅膀每一處的顏色，從最上方的淡淡白到靛藍，再轉為湖水綠，而後則是另段白色調羽翼，接續著海軍藍，最後至深藍紫色，層層堆疊的顏色清楚勾勒出一根根羽毛；靠近胸口部位的羽毛則是呈現另一種方向的排列方式，並以橘、咖啡色調呈現，讓整隻翅

膀的視覺效果更顯立體。五百多年前的水彩畫作如今仍能夠以飽和度極佳的狀態呈現在觀眾面前，實在讓人驚艷(圖四)！這兩件經典之作之間，則是穿插展示了 Bosch 的作品。

波希(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為荷蘭出生的早期尼德蘭繪畫派畫家，在藝術史上最著名的作品為收藏於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的《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波希的作品以描繪人類道德淪喪與擬物化的罪惡形象為主，風格詭譎、圖樣恰似如今的蒸氣龐克形象、整體構圖編排則充滿想像力，至今仍有許多畫作中的謎題尚未解開。初次見到波希的畫作時，我被其中怪誕的氛圍嚇著，密麻麻的畫面安排總我感到壓迫，但開始細看每一個物件時，就會莫名地被組



圖五：Hieronymus Bosch, The Tree-Man, 1500, pen and brown ink, Albertina, Vienna. ◦

合出的各種怪獸吸引，從此，在看到波希的作品時，我總會開始尋找那些人與動物、甚至是怪獸結合的物件。這次在 Albertina 裡，能在預料之外看到波希的「樹人」單色手繪圖(圖五)，真是感到又驚又喜！

最後兩個展間的圖稿展示，讓逛了一整天景點與展覽的我又再度打起精神，也為今日的藝文之旅劃下一個心靈飽滿的結尾。六點進入 Albertina 參觀，走出這間博物館時，已是晚間八點半，升起的微弱月色照著 Albertina 的觀景台，眼前的這一幕又讓我想起 Celine 與 Jesse 的相遇以及這部電影在我生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圖六)。藝遊維也納，讓人意猶未盡。

參考資料

Albertina 官方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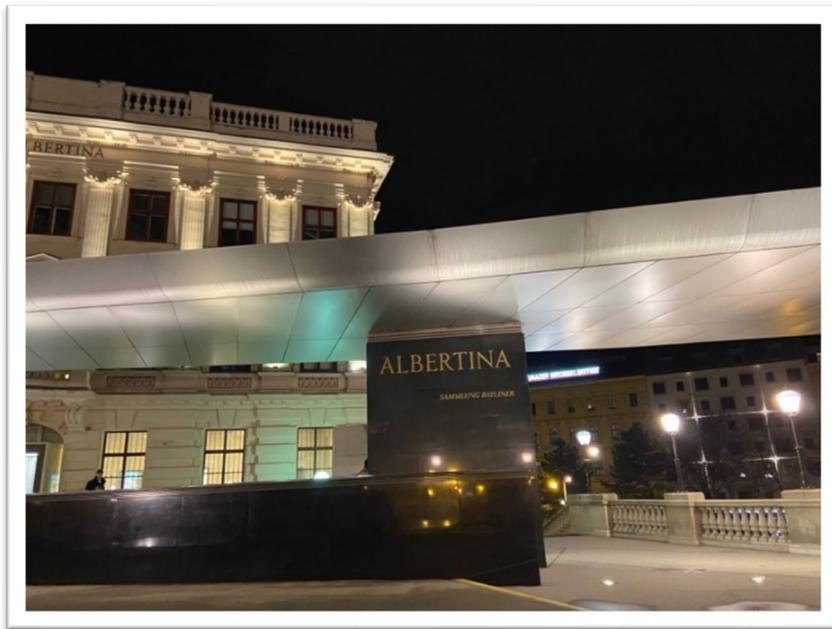
<https://www.albertina.at/en/>

Albertina Museum by Hans Hollein: Soravia

Wing Project : <https://www.re-thinkingthefuture.com/case-studies/a4908-albertina-museum-by-hans-hollein-soravia-wing-project/>

Wing Project : <https://www.re-thinkingthefuture.com/case-studies/a4908-albertina-museum-by-hans-hollein-soravia-wing-project/>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圖六：晚間的 Albertina Museum 觀景台。